

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
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
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也則方之
巢許發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
則擬之仲尼素親依藁者則同之游夏是以
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
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
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
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
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補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
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羣少長稱譽
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
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嘗聞不忘於心性
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
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
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
脩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大
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斃飯囊耳百官
大會衡時在坐忽擗顛懷愴哀歎慨或譏
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貽歷視稠衆
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
乎曹公當切齒欲殺之然後無正有入法應
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譎作鼓吏衡
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
異聲遙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
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牧劉表表欲

作書與孫權討還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
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畫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
使孫左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今張
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推壞投地表悵然有
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甚鋤乎惜之也索紙
筆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
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
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
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
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
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
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
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相待以上
竄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
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
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
爲暗書之末有一字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
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

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
 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
 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
 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囀人皆不喜音響不改
 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
 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
 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鈇鋌班輪歐
 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
 此乃衡儻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
 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
 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
 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詰鮑

志五

鮑生故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
 者无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
 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
 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
 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
 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
 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无事也夫混茫
 以无名為貴羣生以得意為歡故剝桂刻漆
 非木之願披鷄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樂非
 馬之性銜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必力
 違真伐根之生以飾无用捕飛禽以供華玩
 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荒非萬物並生之
 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无量則不如向无死
 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无讓也天
 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
 彰矣夏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飲耕田而
 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汎然不繫恢爾自得

不競不營无榮无辱山无蹊徑澤无舟梁川
 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澆鳳鸞栖息於庭宇龍
 鱗羣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
 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福院
 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
 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自在曾機心不生
 含舖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
 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穿降及
 抄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營升降
 損益之禮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寢宮
 構丹綠於禁掖傾峻搜寶涿淵採珠聚玉如
 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勝其費
 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崇日
 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
 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
 開造刺銳之器長侵剝之患怒恐不勦甲恐
 不堅劔恐不利敵恐不厚若无凌泰此皆可
 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燭人辜謀者脯諸